全文提要

史記，是中国上古约三千年的通史的集萃。它不仅在历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而这部宏篇巨著，历来已经被许多学者对它作整体的研究，甚至单篇研究也十分深入。然而，对于史記的一些具体细节和部分，如人物、事件的描写，却尚不多见。而史記的浩瀚，除了其内容的博大精深之外，还希望能在一些新见解、新考据之外，有所成就。只是初学之难，于才识，取材仍有未周，论著难免存误。但希望诸位博雅君子，不吝赐教。

本文共分五章，首章先肯定伯夷列传的中心地位。因史記一书常有后人妄加改补，弄乱原编，移易编次的现像。例如文王之际，后世因袭，始有迁徙，移易列传之编次，至於此等，要讨论列传编次，笔者首先要恢复列传编次之旧貌，才能证明列传在史記中的地位及其重要。伯夷列传的艺术成就，伯夷列传，乃为列传中最为简略者，又缺乏交趾之叙述，然可不改其为列传之首。次章讨论伯夷列传制於列传之首的原因。史記以伯夷列传居首，郑玄、郑氏不以为然。
齐居首，何顔赏之甚乎。」於是著者先从伯夷所居之时代
去断定伯夷列传应视为七十列传之总序。同时，也说明太
史公不遵循经典诸子之说，欲求一帝义最高者为列传之首
，以及受到孔子赞许之影响，委表彰德行、谦风，这样来肯
定伯夷列传的列传之首，是具有深意存在的。

第三章是探索太史公撰写伯夷列传之动机，不仅为了
赞扬伯夷，叙述齐之高风亮节，同时，也欲以激浊世俗浇漓
之风，假借伯夷列传来抨击汉代统治阶层。否定「天道无
亲，常与善人」这一句谚语的含义，太史公因李陵事件，
受到无妄之灾，君父保疑，朋友不救，因此入狱受辱而遭
到极刑，这也是太史公撰写伯夷列传动机之一，同时太史
公又恐他人不识谅於自己，因此在撰写史记时，就不免有
意无意之问，多借他事之手，以作自己之表白，並在伯夷
列传中自述作史之原委。

第四章讨论伯夷列传的艺术成就。伯夷列传，为史记
列传中最为简略者，又缺乏史事之叙述，我可说不成其为
传记。而太史公却能使之成传，实由其写作技巧上著
特殊之风格。黄震就曾针对伯夷列传一文称赞其艺术成就
因此，作者也就从太史公的写作技巧来作分析，以窥探太史公的写作手法与艺术成就。

至於最後一章，是对伯夷列传人物之評價。历来学者对此一问题，意见纷纭，主张一是，有认为伯夷、叔齐义不食周粟，隐藏以求其志，洁己清操，但对社会却毫无贡献，有者却不以为然。因此作者针对各家说法，对伯夷之行为加以分析，并以太史公有意假借伯夷列传去矫世励俗，有益教化，来肯定伯夷列传之价值以作结。

…当秦漢之间，群書皆名为传，非传以叙一人之事而，蓋史之故，而人各一传，則自劉知幾氏之始，（註一）

刘知幾氏说：

“纪传之兴，肇於史漢。盖纪者編年也，传者列事也。列事者，録人臣之行状，描哀政之传，帝政，则以传解经，史漢則以传繁紀。”（註二）

列传的范围极广，所叙所述者为社会上各阶层的代表人物。虽然如此，决不能因为范围广阔，便认为只是零散的、无所取捨（事实上，史記的每一篇列传，都代表著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，并不是毫无选择地记栽下来，而